

春之循環

印度太戈爾著

瞿世英譯
鄭振鐸校

世界文學叢書

文學研究會出版

印度太戈爾著

瞿世英譯
鄭振鐸校

春之循環

文學研究會叢書

本 讀 劇 短 語 英

一 冊 定 價 三 角

內容英文短劇十八折，一都是歐美名家原文一文字淺顯，却有文學的，戲劇的趣味。如學校採用作為教本，並可增進學生誦讀和會話的能力。排列由淺入深，高小及中學均可適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The Cycle of Spri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春之循環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民國十年十月初版

著者	印度太戈爾	譯者	瞿世英	校者	鄭振鐸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序一

“I ask you, King, to rise up and move. That cry outside yonder is the cry of life to life. And if the life within you is not stirred, in response to that call without, then these is cause for anxiety indeed, — not because duty has been neglected, but because you are dying.”

—“Cycle of Spring,” p. 25.

『君王，我求你起來活動活動罷！外面的呼聲是生命對於生命的呼聲。如果你

內在的生命不動，不去與外面的呼聲相應和，那末，這真是煩悶的原因了。——不是因爲你忘了責任，是因爲你是死了。』

——春之循環

我讀過太戈爾的春之循環三次了。我友瞿世英君把他譯出來後，又叫我校對了一回。我每讀過一次，所得的印象愈深，愈想要再讀他。我煩悶，我在生命之途中摸索而行；我只有悲觀，只有消極的厭世。但自我讀了春之循環後，我的生命之火竟復燃了。一線新的光明照耀在我的心裏。現在我已知道煩悶的原因，就

是因爲不動了。我們動，我們才找到生命，一不動就是死了。

惟有工作，惟有活動才能消除煩悶。

水流潺潺不息，奔騰而下，祇有如此，他才能找到他自己。流水的永久不變的地方，就是沙漠了；在那個地方，水流已失了過了。人如能如河流之喜躍而活動，才能減輕我們的擔負，減輕世界的擔負。石路是固定的，不變的，所以受重載磨壓之苦。

這一段是太戈爾在本書上說的，說得是如
何的明瞭呀！

現在籠罩在煩悶的濃霧中的青年呀！你們

如被你們的煩悶所苦麼？請讀太戈爾此書。

春之循環裏所表現的，是生之衝動與義務的戰爭，詩人與教士的戰爭，是青年與老人的戰爭，是死與生的戰爭。歸結是生與青年與詩人與生之衝動勝了。『冬』之假面具終於脫了下來，他的潛伏的青年終於顯露出來。君王畏死的邀請，詩人終於戰勝他。以爲生命是永在的，我們是真實的。門外滿是活動，滿是生命，滿是變更；只要我們工作，只要我們與他們相呼應，我們就生了。

『你知道新生的孩子的第一次哭聲的意

義麼？小孩子出世時，立刻就聽見環繞於他四

周的地與水與天的呼聲——他們全對他呼道：

「我們存在，」他的弱小的心應着，也順序呼

道：「我存在。」『在喜與憂，在工作與休息，在

生與死，在勝與敗，在此世界與彼世界，一切都

高呼「我存在。」我們高呼『我存在，』我們

就存在了。

現在籠罩在煩悶的濃霧中的青年呀！你們

如要重燃生命之火麼？請一讀此書，記住太戈

爾所給我們的教訓：

祇要我們工作，我們就生了。

祇要我們高呼『存在，』我們就存在了。

序二

太戈爾無論如何是現在的一位大人物。他

誌於此。

的思想像空氣般自由，他的精神像日光般熱烈。他心中充滿了愛。他使我們深深的覺着此生是極有價值的。生命是不朽的。生命是廣大無垠的。生命是創新的，是從愛生的。

這本書不但是一本文學書竟是一本哲學書。他是用東方人的話來說西方大哲學家歐根和柏格森的思想的。

我譯這本書，很費了些工夫，但恐怕仍舊不能好，敬求諸君的改正和批謬。

這裏頭有好些詩歌是鄭振鐸兄代譯的。附

· 世英

太戈爾著作一覽

一、詩歌

(1) 偈檀迦利 (Gitanjali) [頌歌]

(2) 採果集 (Fruit Gathering) [頌歌]

(3) 園丁集 (The Gardener) [愛與人生的抒情詩]

(4) 新月集 (The Crescent Moon) [兒歌]

(5) 飛鳥集 (Stray Birds)

(6) 情人之貽與歧路 (Love's Gift and Crossing)

二、戲曲

(1) 郵局 (The Post Office)

(2) 暗室之王 (The King of the Dark Chamber)

(3) 齊德拉 (Chitra)

(4) 春之循環 (The Cycle of Spring)

(5) 犧牲和其他 (Sacrifice and Other Plays)

三、論文

(1) 生之實現 (Sadhana: The Realization of Life)

(2) 人格論 (Personality)

(3) 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四、小說

(1) 姨母和其他 (Mashi and Other Stories)

(2) 餓石和其他 (Hungry Stones and Other Stories)

(3) 家庭與世界 (The Home and the World)

五、自傳

(1) 我的回憶 (My Reminiscences)

六、譯文

(1) 葛拜耳詩集 (Poems of Kabir)

以上是太戈爾的英文的——他自己用英文做的或譯的或別人譯的——著作。他用印度文寫的著作還有多少，我們沒有詳細調查，所以不能把他們列上。

他的著作已用中文譯出來的，有齊德拉一書；其他詩歌小說，也有很多譯出來的。但都是散見於各雜誌中，沒有印單行本的。

春之循環

(The Cycle of Spring)

印度太戈爾著 (R. Tagore)

瞿世英譯
鄭振鐸校

引子

引子中的人物

君主，國務大臣，將軍（畢儒伐馬）

中國大使，婆羅門之學士（斯魯第步山）

詩人（加界——喜加），衛兵，朝臣，傳令使

（數朝臣入）

主的殿，有許多台階一直高升到有遮蓋的王位，這是爲許多高官預備的。劇場的本部祇爲演劇時用。

劇場分兩層：後面的較高，是單爲詩歌前奏

用的，用一層紫幕遮着；低的一層祇要垂

幕上去便發見了。斜穿下層的左端，爲君

（說話的人的名字，很容易猜，所以邊上不寫了。）

肅靜！肅靜！

什麼事？

君主很痛苦。

這樣可怕！

那邊吹笛子的是誰？

什麼緣故？什麼事？

君主很煩悶。

這樣可怕！

那些野小孩子在做什麼做出這樣嘈雜的

聲音？

他們是曼特爾（Muntel）家裏的。

那麼告訴曼特爾家裏叫他們的小孩子安

靜些。

那國務大臣能到那裏去？

我在這裏。什麼事？

你沒有聽見新聞麼？

沒有，什麼？

君主的心中很煩惱。

是，我已經得着幾件很重要的關於邊疆上

戰事的新聞。

戰事我們可以有，但不是那新聞。

中國大使正等着覲見。

讓他等着罷。無論如何他不能見到君主。

不能見君主——呵，這裏畢竟是君主。看到他到

這裏來，手裏拿着一面鏡子。『君主萬歲。君主

萬歲。

陛下，這是上朝去的時候了。

去的時候麼？呵，去的時候呵，但不上朝去。

陛下是什麼意義呢？

你不曾聽見麼？剛纔振鈴散朝。

什麼時候？什麼鈴？我們不曾聽見什麼鈴？

你怎麼能聽見呢？他們祇在我的耳朵裏搖。

哦，陛下。沒有人能那樣鹵莽的去做。

國務大臣！現在搖着呢。

陛下，如果我是極愚魯的，請恕我；但我不能明白。

請看這個，大臣，請看這個。

陛下的頭髮——

你能看見有一個搖鈴的在那裏麼？

哦，陛下。你是說笑話麼？

這笑話不是我的，是「他的」，「他」以耳得全世界，是有「他的」笑話。昨晚皇后將一個茉莉花圈放在我頸項的時候，她驚喊道：『君主，這是什麼？你耳後有兩根白髮了。』

哦，陛下，請毋以這樣小事而煩擾。唉，御醫——

國務大臣！本朝始祖也已經有了他的御醫

了。但他能做什麼？「死」將請帖留在我耳後了。那時皇后便要將白髮拔去。但是我說道，「皇后，什麼用處？你或可移動「死」的請帖，但你能移動「死」——那個邀請的人麼？所以現在——」

是的，陛下，現在我們且注意於事業。

大臣，事業麼？我沒有時候做事。召學士來。召

斯魯第，步山來。

但是，陛下，那將軍——

那將軍麼？不，不，不是那將軍。召學士來。

但是，邊疆消息——

大臣，我得着從一切事物的最後最大的邊

疆——「死」的邊疆的消息。召學士來。

但如陛下能稍假片刻，中國的大皇帝的大使——

大臣，比較大的一位皇帝也派遣了使節來。

召斯魯第，步山來。

陛下，很好。但你的岳父——

我現在不要我的岳父。召學士來。

但是，你若歡喜聽我這一次。詩人加畀喜加

帶着他的新作「詩之園」等着呢。

儘你的詩人自己去嬉戲，跳在他的「詩之

園」的最高枝上，但召學士來。

陛下，很好。我立刻便招他來。

叫他帶着他那本信仰的書叫「捨棄之洋」

的來。

是，陛下。

但是，大臣。在外面作那樣嘈雜的聲響的是

誰？立刻出去止住他們。我必要和平。

陛下，加巴坦（Nagapatan）有飢荒，村莊

的頭目懇求你允許面見。

我的時間很短，大臣。我必要和平。

他們說他們的時間還要短。他們在死的門

前。他們亦要和平，——飢火中之和平。

大臣！飢火在火葬處終必熄滅了。

但這些可憐的百姓——

可憐！且聽——可憐的君主對於他的可憐

的人民的訓諭。不耐耐而欲穿破此刻薄寡情

的「漁夫」的網是無益的。或早或遲，此「漁夫」

——「死」——必有其所網獲之物。

以後？

爲我召學士，並取他的「捨棄的書」來。

而此次災荒——

大臣，真災荒是時間，不是食品。我們都受時

間之飢餓的痛苦。我們中間沒有人滿足，不論

是君主與其百姓。

然後——

然後知我們求增多時間的請求將要全到

最後的運命之火去。那末爲什麼強用我們的

聲音來祈禱？——啊，斯魯第，步山竟是到了。我向
你致敬。

學士告訴君主說「運命之女神」背棄了他，
那個不能遏制憂鬱的人。

斯魯第，步山，我的大臣對你私語些什麼？
君主，他告訴我去指點你關於運命的事。
你能給我什麼教訓呢？

在我的信仰的書中有一首詩道：

運命容易變，像荷花一般，

時候一到，她便無情了。

噫，愚夫，呵，她忽去忽來，

你又怎能相信她？

呵！學士。你的教訓的一呼吸間吹出了野心
的假火焰。我們的老師曾說道：

『齒也豁了，髮漸白了，

還堅持着去希望做假。』

好，君主，你已經引到希望的題目上，待我再
從「捨棄之洋」中另外給你一首詩：

鏢拷束縛人，大家都知道；

但希望的束縛是奇怪的。

希望的俘囚在旋水的水痕中顛簸，

祇有鏢拷斷時，他才漸漸的靜了。

噫，學士。你的話沒有價值。大臣，立刻給他百金幣。外面什麼聲音？

是災民。

叫他們維持他們的平和。

請斯魯第，步山帶着他所崇拜的書去設法

使他們平和；同時陛下可討論戰事——

不，不。戰事權且慢提。我尚不能讓斯魯第，步

山走。

君主，你剛才對我說到關賜金的事。金子自身沒有什麼永久的利益。我所崇拜的書叫做「捨棄之洋」的上面說道：

給你金子的，祇能給你苦痛。

金子用完了，憂愁又來了。

用完了十萬，千萬，金子時，

憂愁祇在空帳中留着。

噫，學士。何其精密。我師，因此你纔不要金子麼？

不，君主。我不要金子，但我要比較永久的，那也能使你的功德永久。若你能畀我以甘強堡（Kanchanpur）的生活，我必十分滿足。因為

「捨棄」——上說道——

不，學士，我很明白。你用不着引經據典來徵

實你的要求。我很明白——大臣！

是，陛下。

富足的甘強堡省賜給學士了。——現在外面

有什麼事？他們為什麼哭嚷？

陛下，那是百姓。

為什麼他們再三的哭喊？

我承認他們是再三的哭喊，但緣因仍是同

一的。他們餓。

但是，君主，我沒有忘記以前我必告訴你。我

的妻子只想將她全身從頭至足有玳瑁之聲以讚美你的慷慨；但是，唉，因為缺乏適當的裝飾聲音便太小了。

學士，我知道了。大臣！速為斯魯第，步山之妻從公家的珠寶商那裏購取裝飾。

君主，請你告訴大臣我們兩人祈禱中因於房屋之修理。同時請他叫皇家的石匠建築一很好的房子使我們和和平平的去練習祈禱。

學士，很好。——大臣！

是，陛下。

立刻傳令罷。

陛下，庫空如洗。需款方殷。